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26n0545

般若心經概論

明 林兆恩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心經概論
  - No．545-Ａ自書心經槩論卷後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545
心經槩論

門人　游萬儁　校正

《心經》曰：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朱生曰：何謂也？林子曰：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，則此四句當自明矣。又問色空之不到處。林子曰：色空之不到處，爾之真心，爾之實地也。夫既曰色空不到處，而又曰真心實地者，豈色空所不到處，尚有真心之實地耶？林子曰：色，色也。夫既得而色之，則亦可得而空之。空，空也。夫既得而空之，則亦可得而色之。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，殆非爾之真心實地也。而爾之真心實地，本無色也，夫誰得而空之？本無空也，夫誰得而色之？而色空之經，余嘗倣其辭而襲之曰：生不異滅，滅不異生，生即是滅，滅即是生。而爾之真心實地，豈得而色之乎？無色則無滅，又豈得而空之乎？無空則無生，色空都空，生滅都滅，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。佛書曰：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余又嘗倣其辭而襲之曰：色空空已，真空為樂。由是觀之，色空之空，塵生塵滅之滅也。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？林子曰：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此其所以為空中而本無色，本無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一切現成，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？故真心也者，我所本有之真性，自在之菩薩也；實地也者，我無所有之境界，不動之道場也。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，不二之門也；真心實地，三昧之地也；真心實地，無生之處也；真心實地，三世諸佛之母也。無取無捨，無依無倚。《金剛經》曰：「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」昔有釋之者曰：法相屬有，非法相屬無。其所謂有者，豈非色與？其所謂無者，豈非空與？有色有空，便是有取有捨；有取有捨，便是有依有倚。而真心實地，而為色空之不到處者，其有法相乎？其無法相乎？其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乎？其有取有捨，有依有倚乎？然真心實地，不可以言而顯，而孔子則罕言之矣；不可以聞而知，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；不可以才而得，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。昔者唐之大通和尚，以不明乎極則之教，而示人見性成佛，則曰：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。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。而真心實地，其屬於知見乎？其不屬於知見乎？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，則知大通之知見，乃是色空之空，而為塵生塵滅，色空對待之虛空也；而非空中之空，而為不生不滅，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。《金剛經》曰：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色有色相，空有空相，而如如不動，我之真心實地，一切之現成也。真心實地，豈落於色空塵生塵

滅之二相耶？知此杷柄，到此地位，則亦著衣喫飯已爾，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？當自知之。

洪生問多字之義。林子曰：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，而為彼岸之實地者，具大智慧，我之真心也。而我之真心，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，而有如是其大者，一切之現成也。故彼岸實地，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無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嗔無喜，無是無非，無善無惡，無有頭尾，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。而彼岸實地之分量，本如是之可多者，一切現成也。若胎生，若卵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非無想，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。而彼岸實地之分量，本如是之可多者，一切現成也。山河大地從什麼處來？而東方之虛空，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？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之虛空，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？而彼岸實地，則盡東南西北四維上下，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。而無盡之虛空，抑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？仰望不見天，低頭不見地，故曰：盡十方世界，是箇法王身；盡十方世界，是箇解脫門；盡十方世界，是如來一卷經。由是觀之，則盡十方世界，豈不在我之彼岸實地中耶？而彼岸實地中，其有我相乎？其有人相乎？其有眾生相乎？其有壽者相乎？而彼岸實地中，本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一切現成也。故皈依佛者，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；皈依法者，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；皈依僧者，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。若舍實地而求真心，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，失之遠矣！然所謂真心者，自性也；而真心之實地者，心地也。故曰：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癡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。真心實地，一切現成，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，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。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，而無上甚深如此，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
陳生問曰：若所云五蘊皆空者，豈曰色空之空乎？抑其空中之空也？林子曰：此所謂空，乃空中之空，而無有法，而無有相，無所待於空而空之，一切現成，本體之自然也。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，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也。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，而警之以色不異空等語。又曰：是諸法空相，豈不以色相相耶？空相相耶？夫色相固非空矣，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，則亦不離乎法，不離乎相，有所待於空而空之，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？

《壇經》曰：「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，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」又曰：「又有迷人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為大。此一等人，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」此所謂空，乃是空相之空，豈曰空中之空？

道教《大通經》三章。其一，〈真空章〉曰：先天而生，生而無形。後天而存，存而無體。然而無體未嘗存也，故曰不可思議。夫

曰無形而有，生乎哉？夫曰無體而有，存乎哉？生於無生，無所生而生也。存於無存，無所存而存也。形於無形，無所形而形也。體於無體，無所體而體也。知此，則知真空之妙義，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？其二，〈玄理章〉曰：如空無相，湛然圓滿。其三，〈玄妙章〉曰：如如自然，廣無邊際。由此觀之，其曰空相，則非空中之真空也明矣！有相斯有見，有見斯有著，豈不落於邊際，而曰湛然圓滿，如如之自然哉？故欲識真空，無空可識。既無可識，安識是空？是空非空，非空是空。若言是空，若言非空，皆有空相，不名真空。真空無空，無空真空。然道教亦有之，曰無空有空，又曰不空中空，又曰空無定空，又曰知空不空，又曰識無空法，又曰不著空見，是皆空中之真空，真空之妙義也。

蘇生問曰：何以謂之空中？林子曰：汝獨不聞《中庸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？未發之中者，空中也。現成公案，不色不空之謂也。惟其不色不空，故其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而為實地之本體者，未發之中也。

《中庸》曰：夫焉有所倚？豈惟空無其色，而不倚於塵生之色哉？而亦且空無其空，而不倚於塵滅之空也。若曰我空也，而稍倚於空焉，便是有所著於塵滅之空，而非空矣。

林子曰：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，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。我之本體，我之太虛也。我而致其中焉，以復還我之本體，我之太虛也。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，則和自生。和既生矣，而天地其有不位乎？萬物其有不育乎？而位而育，皆由此出，一切現成，豈其有所於倚而為之者乎？

林生問曰：未發之中，豈非《詩》之所謂無聲無臭耶？林子曰：然。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，固曰無聲無臭而無塵矣。而色空對待之空，夫豈其有聲有臭而有塵耶？林子曰：色空之空，雖曰無聲臭之塵矣，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焉，則色空之空，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。置其臭於色空之空焉，則色空之空，抑亦可得以臭而塵之矣。若天色空之所不到處，其可得而聲之乎？其可得而臭之乎？其可得而塵之乎？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，一切之現成也。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
《中庸》曰：「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」皆我真心之實地，一切而現成也。而天下之大經，於此而經綸之矣；天下之大本，於此而立之矣；天地之化育，於此而知之矣；凡有血氣，於此而尊之親之矣；而我之性，而人之性，而物之性，而天地之性，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。此其天地之所以為大，而文王之所以為文乎？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
鄭生問曰：何者謂之真心？何者謂之實地？林子曰：未發之中者，真心之實地也。而發而中節，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？寂然不動者，真心之實地也。而感而遂通，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？
林子曰：真心之實地，一河圖也，本無聲臭之可言；實地之真心，一洛書也，即有端倪之可見。
林子曰：色可反而空者，塵而空也。空可反而色者，塵而色也。譬之器，本空也，實之則色矣。實之色也，而去其實焉，則又空矣。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，塵生塵滅之謂，而非本來之無物矣。
林子曰：知色之空而以為空者，固未可以為空矣；而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，則亦未可以為空也。知空之空而以為空者，固未可以為空矣；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為空者，則亦未可以為空也。林生問曰：夫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為空者，豈其未可以為空歟？林子曰：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，而況曰自以為空乎？林子曰：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，其有處乎？其無處乎？其在於吾身之內乎？其在於吾身之外乎？其在天地之內乎？其在天地之外乎？其可得而古之，可得而今之乎？其不可得而古之，不可得而今之乎？要而言之，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？何處而非非我之實地乎？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？何處而非非我之真心乎？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林子曰：色空之所不到處者，其有自在菩薩乎？其得而觀之乎？無自在菩薩，無無自在菩薩，無觀無無觀，其有彼岸乎？其得而到之乎？無彼岸無無彼岸，無到無無到。
林子曰：《心經》一書，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。故觀也者，觀之也，觀雖有法而無所為也。蓋有為則有相，有相則有著，有相有著便不自在，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？
四祖道信，年始十四，來禮三祖。僧璨曰：「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。」三祖曰：「誰縛汝？」曰：「無人縛。」三祖曰：「何更求解脫？」豈非所謂自在菩薩，一切之現成耶？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林子曰：釋氏極則之教，既曰性門，又曰空門者，何也？蓋性本空者，真空也。故人法，塵也，而空其塵焉，空之者亦塵也。知見，塵也，而空其塵焉，空之者亦塵也。起心之謂妄，妄，塵也，心而空之，亦是妄心之塵。意之所向之謂欲，欲，塵也，意而空之，亦是所向之塵。豈曰極則之教，而為性門之真空也哉？
經曰：是諸法空相。林子曰：色塵也，固非空也，而以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，乃是諸法之空相，塵也，而非空也。受，塵也，固非空也，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，乃是諸法之空相，塵也，而非空也。而想、而行、而識，亦復如是。

佛書曰：於諸物中，不起無相。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為空者，即起無相；既起無相，便是有相。故起有相心者，塵也；起無相心者，亦塵也。
三昧經曰：心無心相，不取虛空，不依諸地，不住智慧，是般若波羅蜜。若也未知心本無相，而取虛空相以空之，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？釋氏亦有言曰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謂真性也。又曰：蠢動含靈，皆同一性。而一切萬物，無不是他露其色相。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，真心之無所不該，一切之現成耶？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黃生曰：真心之實地，其有定在乎？其無定在乎？林子曰：是惡得而定在之？是惡不得而定在之？何處不是太虛？何處不是我之實地？何處不是我之實地？何處不是我之真心？真心一舉，具大總持。不謂之網之提其綱也，而其目有不張乎？故我之實地，譬之網也，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！我之真心，譬網之綱也，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違矣！然則真心實地，豈其若是其大與？《中庸》曰：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而真心實地，則固若是其大，一切之現成也。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黃生曰：夫大總持之旨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敢問何以謂之具也？林子曰：具也者，具之也，而其具固在我矣。然而其有所於具乎？其無所於具乎？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？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？其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？其不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？然則真心實地，豈其若是其神與？《中庸》曰：「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」則亦若是其神，一切之現成也。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《易》曰：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。」夫曰六虛者，非余之所謂實地乎？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。而謂之實地者，何也？以無實地，乃是實地；以有實地，即非實地。豈不以有形有相，即有壞時耶？既有壞時，何名實地？
道書曰：虛空粉碎，方露全身。夫虛空者，虛空而已矣。而曰粉碎虛空者，虛空得而粉碎之乎？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，蓋不以色空之空以為空也。曾生曰：色空之空，空矣！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，不亦空乎？林子曰：夫色空之空，則有其空矣；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，則無其空矣。無空而無不空，故曰有無俱不立。無有有，又安有色？無有無，又安有空？
釋教有曰：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又曰：打破虛空只一拳。夫既具大智慧而到彼岸矣，豈其有著於虛空邪見哉？即此不著虛空邪見，便謂之打破虛空。虛空且打破矣，而況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？蓋言彼岸實地中本無虛空，本無五蘊煩惱塵勞。今既到彼岸

矣，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空邪見果安在耶？故曰打破。丘生問打破之義，林子曰：打破之義，蓋謂無也。如以其辭而已矣，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？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，而所謂虛空得而打破之乎？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虛空邪見者，蓋以復吾之本無也。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

道川曰：色聲不礙處，親到法王城。夫曰親到法王城者，不謂之到彼岸乎？然彼岸中本無眼耳，既無眼耳，安有色聲？

釋氏曰：罪福無主，而彼岸實地，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。

《圓覺經》曰：「有大陀羅尼門，名為圓覺，流出一切真如涅槃。」其曰大陀羅尼門者，非余之所謂實地者乎？其曰真如涅槃者，非余之所謂真心者乎？

林子曰：余嘗聞《楞嚴》之遺旨矣，有色則有見，色滅則無見；有聲則有聞，聲銷則無聞。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為空矣，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為空也？然色與聲皆塵也，塵而色也則為聲為色，塵而滅也則為空，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？何有於聞？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在爾。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，而曰我能不為色聲之塵之所轉也，是乃蔽目以避色，塞耳以逃聲，而佛之法似不如此矣。

潘生問曰：夫曰真心實地，無生之處也，而又曰三世諸佛之母者，何也？林子曰：夫母以生生為義，而生以不生為大也。古人有言曰：諸法無生。夫諸法既無生矣，則亦將何以為三世諸佛之母乎？然真心實地，諸法咸備，其三世諸佛之所由以生乎？而其所以生者，其生於真心實地，有所生而生乎？不可得而知也。其生於真心實地，無所生而生乎？不可得而知也。蓋真有不可說，不可說，說亦不得矣。故不有拈華微笑之迦葉，倚位而立之慧可，豈能默契於其所難言，而真入不二之法門者哉？

林子曰：色其不屬於有乎？空其不屬於無乎？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：此色也，色其不可得而說乎？指諸無色而說之曰：此空也，空其不可得而說乎？而甚深法界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，其有色乎？其得而色之乎？其有空乎？其得而空之乎？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，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。無色無空，無有無無，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。到此甚深法界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，生於不生之妙，其孰能知之？其孰能知之？

翁生曰：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，非所謂不二法門耶？敢問何以謂之真入不二法門？林子曰：昔者維摩會上，文殊曰：「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。」於是文殊又問維摩，維摩默然。文殊讚曰：「乃至無有言語文字，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。」翁生愕然異之。林子曰：不足異也。然非惟釋氏為然也，至於孔門則亦有之。故授者不在於言，而不知所以授之也；

而受者不以為隱，而不知所以受之也。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為異矣，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？然而真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？林子曰：若或可得而言之，則亦可得而隱之，豈曰人人具足一切現成耶？

余生問曰：先生每曰真心之實地者，非所謂如來地與？林子曰：然。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，非所謂頓教與？林子曰。然。曰：何以能入頓也？林子曰：其先之以見性乎？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，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，此也。又問：先生嘗曰見性性見，知性性知。微乎其微，願先生明以告我也。林子曰：夫既曰不可得而見矣，不可得而知矣，而不見不知，其可得而言乎？余將何以語汝也？然不見之中，則自有真見而不昧者在焉；不知之中，則自有真知而不昧者在焉。故曰：性由自悟。余將何以語汝也？

《壇經》曰：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」又曰：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」又曰：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」又曰：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」又曰：「若不自悟，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」其曰行、曰修、曰法、曰智慧觀照、曰常起正見，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。若非有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，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性而成佛耶？

《壇經》曰：「此事須從自性中起，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自戒始得。」夫曰自性者，乃余所云真心實地，色空所不到處也，其有垢乎？其有淨乎？而曰自淨其心者，心其有垢而可淨乎？心既無垢之可淨矣，其有待於修、於行、於度、於戒者乎？大凡言自者，皆自性義也，乃所謂自性戒、自性定、自性慧者是也。故曰須從自性中起，最上一乘之宗旨也。《六祖》又曰：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」又曰：「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」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，其能見自己法身、自心佛者乎？

黃生問曰：何以謂之自者，自性義也？林子曰：自性自淨，自性自修，自性自行，自性自度，自性自戒。然性本淨也，無待於淨。而世人必欲淨之者，豈不謂之污染不得，而反生淨妄耶？而修、而行、而度、而戒，亦皆從自性中起爾。若必求之身外，則惑矣。

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」初祖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二祖求心了不可得，初祖曰：「我與汝安心竟。」林子曰：心本無心，豈有未寧？而曰與汝安心竟者，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。然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，則又不可不知也。

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，為二祖慧可說法，祇教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慧可種種說心性，曾未契理，初祖祇遮其非，不為說無念心體。慧可忽曰：「我已息諸緣。」初祖曰：「莫成斷滅去否？」慧可曰：「不成斷滅。」初祖曰：「此是諸佛所傳心體，更無疑也。」其曰無念心體者，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，一切現成乎？然息也者，息也，息而無所於息也。若息而有所於息焉，豈不起心是妄，而成斷滅去耶？而曰心如墻壁者，正所以外息諸緣，無所於息而息也，故曰可以入道。三祖僧璨曰：「欲取一乘，勿惡六塵，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。」然彼岸實地中，本無六塵，而曰惡六塵者，則是心也，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為敵哉？便屬對治。四祖道信曰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」蓋心本自在，若必起心以對六塵，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？又曰：「觸目遇緣，總是佛之妙用。」而曰觸目遇緣者，緣固不在我也，隨心自在，妙用現前。六祖慧能曰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似求兔角。」若惡六塵，便生厭世，厭世離世，不名智慧，豈能見性入頓，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？

三祖僧璨曰：「遣有沒有，從空背空。」其曰從空之空者，非所謂空相之空乎？其曰背空之空者，非所謂空中之空乎？又曰：「歸根得旨，隨照失宗。須臾返照，勝却前空。」夫曰根曰宗，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。而曰返照者，返照此空中之空也。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也，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？而空門者流，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，而妄為從空以背空耶？

何生問曰：三祖返照之照，與《心經》照見之照，有不同與？林子曰：返照之照，觀自在之觀也。故照見也者，以既到彼岸，而照見此彼岸中五蘊皆空也。而返照也者，以未到彼岸，而反觀內照，欲以見性也。

《壇經》曰：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；除真除妄，即見佛性。」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，覺即是迷；除妄而真，真即是妄。故覺迷不二，真妄平等，此又欲見性者之所當知也。

昔者，世尊因有外道問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良久，外道讚歎曰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乃作禮而去。世尊謂之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其曰世尊良久者，非六祖所謂不思善、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？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，此也。故知此者，謂之門內；迷此者，謂之外道。

林子曰：余之所謂實地者，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，心是地也。余之所謂真心者，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，性是王也。如或不能明心之地，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？然心性一也，而真心之所在處即名之為心，故曰心是地也。孔子曰中心安仁，而心亦以地言之。其曰中

心者，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。余曾考二氏之典而附之鄙見，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。心之未萌之謂性，性之既萌之謂心。若專以其性言之，有天命之性，有氣質之性。又專以其心言之，有五行之心，有中之心。阮生問曰：先生嘗言心與天地孰大？曰：心大而載之心性教言。此又何心也？林子曰：此乃所謂無方無體之真心者。真心是性，真性是心，而徧滿於虛空界，無乎其不包矣。然而虛空其有界乎？其無界乎？其可得而界之乎？其不可得而界之乎？而親到彼岸者，當自知之。故見性者，見此而已矣；入頓者，入此而已矣。
心經槩論(終)

No. 545-A 自書心經槩論卷後

夫曰《槩論》也者，蓋以《心經》之第一義，不可得而名言之者，槩而論之爾。余初作《槩論》，以示性門之善知識者，則甚喜，乃請余分章釋之。余嘗以六祖而下，佛法不明，而於所謂最上一乘，而為現成之一大公案者，鮮有知之。以故苦空頑空，避塵枯坐，而以斷滅為寂滅者，比比皆是也。遂使釋迦之至教，不明於天下萬世，而每為儒流之所非者，余竊悲之。故復譔《心經釋略》，與此《槩論》別作二帙。余今老矣，精力亦有所不逮，而二書中豈曰複語，且失倫次，不惟不暇校，抑亦不能校。
三教主人龍江兆恩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